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學古緒言卷二十一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錫寶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吳俊

謄錄監生臣張信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六

學古緒言　　別集類五　明

提要

臣等謹案學古緒言二十五卷明婁堅撰堅字子柔長洲人隆萬間貢生早從歸有光游明史文苑傳附載有光傳中稱其與唐時升程嘉燧號練川三老又與時升嘉燧及李流芳號嘉定四先生然嘉燧以依附錢謙益得

名本非端士核其所作與三人如蕭葭倚玉
未可同稱至三人之中時升流芳雖均得有
光之傳而能融會師説以成一家言者又當
以堅為冠盖明之末造太倉歴下餘焰猶張
公安竟陵新聲屢變文章衰敝莫甚斯時堅
以鄉曲儒生獨能支拄頽瀾延古文之一派
其文沿溯八家而不勦襲其面貌和平安雅
能以真樸勝人亦可謂永嘉之末得聞正始

之音矣王士禛居易録嘗稱其長慶集序以為真古文今觀是集大抵具有古法不但是篇士禛特偶舉其一也乾隆四十五年五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學古緒言卷一

明 婁堅 撰

序十二首

重刻元氏長慶集序

序者敘所以作之指也蓋始於子夏之序詩其後劉向以較書為職每一編成即為之序文極雅馴矣左思既賦三都自以名不甚著求序於皇甫謐自是綴文之士

多有託於人以傳者皆汲汲於名而唯恐人之不吾知也至於其傳既久刻本之存者或漫漶不可讀有繕寫而重刻之則又復序之是宜敘所以刻之意可也而今之述者非追論昔賢妄為優劣之辨即過稱好事多設游揚之辭皆吾所不取也唐之文章至元和而極盛矣元白二氏創為新體以相倡和各極才人之致皆以編次於穆宗朝題曰長慶集惜其傳之久而不無漫漶以譌也馬巽甫從子遊未冠即好古文辭嘗欲募工合刻

以行於世而尤以微之之文世人知愛之者尤少乃刻自元始而以序見屬予觀微之序樂天集稱其所長可謂極備而卒未嘗求敘於白者豈自越移鄂以至於卒官之日年僅踰艾將有待而未暇歟後白為銘墓而終亦不序其遺文何歟當白在潯陽元在通州時其寄詩往復之書固已畢見其所志矣則雖不為之敘可也世所傳集刻於宋宣和中建安劉氏收拾於缺逸之餘功已勤矣然考唐書藝文志元氏長慶集凡一百卷又小

集十卷而所與白書自敘年十六時至元和七年有詩八百餘首凡十體二十卷七年已後又二百五十首此其二十餘年之作也計其還朝至歿不知復幾百首今已雜見於集矣而古詩不過百三十餘律詩不過三百餘共三十卷又他文三十卷類次既非其舊卷帙半減於前蓋詩之亡者已不翅如其所傳則他文之不見於集者又可知也嗟夫昔之君子所以疲耗心力於言語文字之間者蓋多以不為時用而優游於筆硯以舒寫

其感憤無聊之意故其文之多且工若是士之淺陋不學未有甚於今日者也幸而得志於有司則又自多其才以謂雖不學而可試於用反詆好古之士為濶遠不識時務及其見於行事茍且滅裂無足怪者間或沾沾焉欲以言語自見則皆浮游無用之辭耳夫孰知文章為經世之大業哉如元氏者世多訾其為人蓋摧折困頓之餘躁於求進比之樂天懸矣然吾以其言求之知其卓然有可用於世者未嘗不為之歎惜焉至若巽甫

之用心於斯文旁搜博采竭力所及殆無一字之遺且為考其歲月而附見當時之事不亦已勤也歟

白氏長慶集序

白氏集較刻完而巽甫復屬予序其端予曰白之所以為文者元序之詳矣子之合刻二氏者嚮已具言其槩矣竊嘗尚論其世以謂二君子當元和長慶之間以才力敏贍相敵相推無倡不和少或二韻多至千言實詩人次韻之所從始其於作者之指無所不窺而尤以杜

子美為宗師雖渾涵雄偉未足庶幾要為能言其所欲言矣觀白公之所以自見其意者尤在於諷諭樂府諸篇則夫以聲調格律而論其高下者亦未為深知之者也世徒知論公於出處之際蓋進而幾於大用者屢矣而公每徊翔容與終於乞身以行其志雖以牛李之相軋公居其間頗不為李所容而卒能不受其禍以是為達人之高致而至於公之忠誠骾亮敢於劘上而切於論事必不能以一毫之媕阿少徇乎人者雖時見於言

語文章而世能知之者鮮矣抑吾於公尤自有感也當公之退居於洛裴晉公方留守東都數與同詩酒讌遊之樂歡然無間吾意如晉公者即微之尚存必不以元故有纖芥於樂天也李衛公一與牛隙遂至不欲見公詩文且曰見便當愛此豈宰相之語哉蓋於是益知晉公之賢遠於人矣予又以為非公恬於進取或以楊李之援驟見用於太和開成則會昌之世亦或有不能自全者矣公嘗有詩云麒麟作脯龍為醢何似塗中曳尾

黿早退先知非徒言之實允蹈之終唐之世獨公以賢達見稱有以哉故予嘗謂士大夫若能為公雖微之之構於裴思黯之憾於李公皆與厚善而不能為之累而為大臣者但當若晋公之休休毋使賢達如公而亦不免於見忌則予所以序斯文之意也萬歴丙午孟秋序

讀史商語序

崑山王駕部淑士自南都還示予讀史商語俾一畢其愚葢君在郎署時曹務頗簡意不欲以江山之勝博奕

讌遊之歡而虛耗其心力也於是日偕其同志以讀史為事至秦漢而下訖於五代之季必先求之正史而參以司馬氏之資治通鑑錯綜其說而折衷之日有記月有編其考據詳而核其持論確而平其剖析簡而辨予既受而卒業竊喜學術久壞之日猶及見士大夫能留意經世之學為世鍼砭而稍起琱刻無用剽竊無根之沈痼豈非衰晚之厚幸歟乃為敘之曰古今之變聖人之所不能違也而史於是焉重固得失之林而法戒之

所從出也史葢莫備於周既經秦火而其書不盡傳漢初藏於民間者相繼復出於時老生宿儒往往亦口傳筆授若春秋一經而公羊穀梁左氏專門之學凡三家並行於世非周監二代一何文之郁郁若是盛哉遷固以降何代無史氏何國無史書至天下分為南北而史益蹐駁然至於今而猶得論其世者固賴夫史之各有傳也是故勝國之緒餘而興王必埀紀録前人之臧否而後嗣亟為之敘次懼夫跡之湮而遂至於無可考耳

此誠王者所以垂憲百代之深意也顧其時代漸遠卷袠浸繁即使家有其書或不暇於徧觀又況其書尤不易得也哉通鑑之書會粹衆史而更定為紀年一編縱横貫穿一覽瞭然而學者欲知古今之變亦頼以有考矣其後儒者爭務標牓而高談性命以為多學而識仲尼所非吾第求得其本而萬事理矣一倡羣和至於今日益趨茍簡成敗無考於前而是非紛出於臆獨於經義更好為新奇背經叛聖幾乎不知所云而世且目無

鹽以西子識者憂之雖有資性警敏頗知涉獵古今者而其力固未暇也不過以資其談言潤其手筆而已而實無可施用用之則必至於僨事蓋頃已微見其兆矣豈不可歎也哉予慵且駑每顧影自慙所幸不為世用得藏其拙然數為年少有志者言之且以為最今者商語之編一出向之沈痼其有瘳乎顧復念士人之習必由科舉而程試之文必由主司安知世無大人先生傷今文敝而惕然有生心害政之憂言之於朝廷仍還經

義五題之舊使其一日之力無憂於不給而考文章者必先於論策之文觀其識四六之文觀其學而經義則但以理為權衡不必于繡其鞶帨也庶幾豪傑之士爭自奮勵濯磨為有用之學而文詞之高雅亦可以無媿於前代不亦勸學之盛事歟則斯編也雖謂之才士之嚆矢可也

麗句集序

友人許君伯隆以博覽強記有聲江南北久矣昨歲之

暮復自黃州東下示予以所纂麗句集屬爲序之葢上泝秦漢下逮隋唐其披攬博而詮擇精問以積日力幾何而成僅數月耳微獨才敏而功專良由述之熟也故力有餘鑒之明也故緒易就如予者年踰七十則舊學已荒性躭暇逸而腐毫久謝且㓜之所聞蚤已成癖時之所尚或匪同塗雖欲質疑將無名闗歟夫四六之文濫觴於後漢而瀾倒於六朝以故實爲鋪張差得炫其浮藻以援引爲規切或未忤於褊衷代以相沿久而益

敝嗟乎此武侯出師二表彭澤歸去來詞所以超然獨邁於流俗者也自後唐宋之初皆接踵前靡逮貞元中昌黎倡為古文柳李皇甫和之而遠紹秦漢之作天聖中歐陽變其少作三蘇曾王繼之而復尋中唐之緒顧此非所論於儷偶之文也如以菁華藻麗而已凡伯隆之所詮擇皆其尤也雖然即以四六言之韓歐諸君子之作不逈異於時之人乎予考歐之初登第也所為投謁陳謝之篇敷華振響蓋極追尋已乃盡出於馴雅至

其稱蘇氏父子能以四六述敘委曲精盡正恐此後無復能繼且以前後得相及為幸此豈過為譽而重自暴哉蓋於斯文有深憂焉嗟乎文之敝於前代也以浮以靡而其敝於今日也以贗以麗獨四六之文猶為去之未遠蓋其在儷偶音響之間乎今者伯隆之編出譬之採明月於碧海鮮有纇焉抽上乘於列駟無或蹶焉其為摭華者搜材也可謂鉅且麗矣功不亦偉乎若夫溯流而窮源得魚兔而忘筌蹄是在善讀斯編者而已

小字録補序

余友沈公路自頃歳積痾無復當世之意若遂忘其疇昔之勤者以為今日所須唯藥物耳而草木性偏吾疾而既偏矣豈宜力與之爭其唯作無益以悦有涯乎嘗一寄情於絲竹馬初若有適久之則又憬然悟曰此所謂益多者也欲以藥吾偏而藥之偏愈甚求其若存若亡可作可輟而聊以寄吾忘者獨書而已往往客至語合以忘其病去則澹然獨居發篋陳書而婆娑其間少

疲即又置之以爲常無幾何而蟲天志成矣又未幾而纂小字録補有向之適而無其勞徐徐于于飲啜有加而霍然可知也予以謂君之爲此編非獨以廣異聞而已凡人品之高下與時事之得失而興亡之鑒戒亦畧見其槩焉嗟乎父母之生子也甫三月而命之名年十六而又有字以尊其名自童子而漸教之以成人之禮葢如此也當夫乳哺孩提之日顧之復之不勝其愛憐之也而别命之小名于未有知也聞呼其名則應之以

笑至於能言而唯阿能行而步趨且教之誦詩教之舞勺舞象愛彌深則誨彌殷而防閑之彌切夫豈獨曰吾幸有子焉而已吾父吾祖之幸有後焉而已不忍其賤且貧也則祝之以貴富其幸而遭時也則又望之譽聞彰而功烈著唯恐其一失足而陷於不義以為父母羞斯尤君子之異於庸衆人也而為之子者亦必思其所以報也鼎食不足以為養公卿不足以為榮而必且貽之令名卓然與流俗異趣而後可以無負於吾親此人

子之大孝也蓋自童穉而逮於衰老中間所叅作夜休以自效於時以有傳於後未有不自命名始矣其尋常無聞與鳥獸草木同朽腐者蓋不足論也夫孰使百世而下誦其言語考其行事而想像如景星慶雲和風甘雨海涵而岳峙者乎又孰使聞其姓名則唾且罵迹其所為如封豕如長蛇如妖狐射工猶忿忿為當時之人怒目而切齒者乎嗟乎賤不如貴貧不如富夫非恒情也歟而及其變也富乃不如其貧貴乃不如其賤是以

君子必顧名而思義也而沒沒者乃謂不能垂芳亦當遺臭一何不愛其名之甚也夫獨非人子乎哉昔者夫子之論孝曰父母唯其疾之憂蓋其所不憂有大焉者矣是可以為孝矣若夫公路之意以為疾吾無如之何也有慎之而已所以慰二親於地下又孰為大乎名乎名乎可不慎乎此其所以補是録之微旨也吾行當見子之疾雖勿藥可焉

重刻衍極序

沈行叔年甫踰冠而富有六書之學其所剖析務極於微眇上遡篆籀下逮隷分有遘必收有蓄必奇嘗得元人鄭子經衍極一編有當於心將刻而公之同志猥以序見屬書凡五篇予得而論次其概焉首言至樸原始也而所列十三人下逮伯高君謨同稱作者疑非其倫壁藏古文豈無雜揉何知尼父緣飾為之比于盤銘所未見也季札墓碣豈其然乎其次書要著法也而篇首諧聲意在尊元訓纂滂喜於法無當書衡較近包蒙吾

不知其要也又次造書似與前二端複采摭往籍摹擬成文設為問荅竊比子雲又次古學觀其持論獨於北海碑記皆以作偭創為此論良所服膺然實是僧懷仁高正臣始也虞歐及褚自晉而變各擅厥長未可輕議張草顏正誠務極筆勢不拘晉法而自臻其妙背陽以飛白作草亦旭素渴筆之遺也曾見數帖筆似勁耳結字豈能望素奴僕之誚得無過歟南宋而後何足置評最後天五行極所由名也其論石鼓夾漈是憑刀漆之

辨可埀後來若夫用筆執筆謂篆用直分用側隸乃間出是固然矣而寸以內字法在掌指寸以外字法兼肘腕尤極分明閣帖之辨於好事家眯目庶有瘳乎鄭之此書文辭頗簡得劉之釋其用乃弘行敘以為世人侈言博洽而問之六書茫無所解使家有是編人知書學亦可無以淺陋譏矣然而好古之士或遂欲以篆籀之文入之今隸是猶却胡床而還席地脫巾幗而冠竹皮無乃生今反古有戾同文之化乎

徐氏宗譜序

吾吳之人以文學為世所推重士大夫仕而登朝有名聲於時者不為少矣然至言世澤故家聚族而居即甚疎遠猶與同其休戚則邑不能數姓族不能過百人也此唯吳為然雖世所號為能文章者欲一見其譜牒而不可得也問之則曰世遠而湮已矣或有以鄰郡邑相識敘為同宗則其人非貴即富終不及於賤貧往往反為人所姍笑友人徐汝益傷之念其世之遠而族屬之

繁也不早為之譜後將遂至於湮乃以再從父原和先生之命倣蘇氏族譜而敘之加詳集錄累世所得錫命之辭與夫碑志之文悉附於後而又以平日誦讀所得自中材而下皆可使口誦耳聞而入者上自經史而下逮於當世凡一言之合咸錄而傳之永以為子若孫訓且以自見其志亦良可尚已蓋予嘗深思其故以謂吳人之不能聚族者非其性然習俗使之也俗之失有二曰鄙曰奢奢則不務循乎分故益冒於利鄙則不務潔

乎名故輕去其宗凡貴盛之家所賴其力而與之暱者雖親兄弟或不如僮奴也及勢去家落遭不肖子蕩然不復顧其家世容有不再傳而去為人奴者矣嗟夫不變其俗則何族之能聚哉徐氏自中丞公父子皆以嚮用之年致其官歸為當時所重後世子孫雖不甚貴顯然而詩書之澤遠矣如予所交汝益兄弟多敦行好學泊然自守家傳儒雅之風人蓋綺紈之習其能使族之人不骨而奢且鄙也決矣又邑唯徐氏能行宗法故有

祠堂在遺第左偏歲時嘗再合饗必以宗子主之諸父雖耋老逡逡陪其後唯謹每歲之朝宗子者必蚤作而待事及禮成諸父必先升宗子之堂行賀歲禮然後還受宗子之賀葢邑唯徐氏一姓能如是而已今汝益又能為之譜以遺於後吾知徐氏之族不湮矣敬為序其端以致欣慕之私焉且曰自徐氏而及於邑之人自一邑而及於凡吳之人庶有興乎子曰德不孤必有鄰吾以此徵之矣

論語駁異序

夫學孔氏者必之乎論語論語之書皆聖賢所與問荅平實切近之旨不可以玄遠求也生乎夫子之後而尊信其遺言以教於後世蓋孟氏其醇矣然其詞旨激昂尚有類好辯而求勝者況於近代儒者乎至束之以一家之疏導之以求用之途則已離況復駁其舛也而目為才偉其得也而矜為巧則彌甚其又可望於雅馴耶友人王辰玉傷之以謂紛紛之是非其卒無定乎抑自

有是非之至者乎嘗試虛心而思之唯至當之求焉凡世之好為異者吾不暇縱與之辨也必也姑極其謬悠而徐以一言駁正之庶幾盲者瞭瘵者覺其不復墮于廣莫之野入於蕀棘之林而徐行於方軌之塗必矣于是徧閱諸家之言或得其解矣而世未必知也則揭而行之或妄為解也而衆且同眩焉則難而絕之至所自得亦時附見於篇末方具草而疾作病三年而竟以夭臨歿以屬其子時敏曰此吾志之所存也以一葦而障

狂瀾其克濟乎雖草剏未成汝其問序於吾友刻而存之以俟夫真學孔氏者予既受其書反覆觀之喟然廢書而歎以今政教休明俊民用章而學術文章之敝乃似日趨於妄庸者何哉將孟子之所謂生心亂政殆空言歟不然則學道用世之君子其果能勿憂也歟如君之汲汲乎憂孔孟之將墜當世宜有賴焉顧其所確然自守者欲以一言自見其意而尚未克也豈不可惜哉論語之終篇曰不知言無以知人也有能因是書以知

君之言亦可以得其為人之概矣或有語其子盍櫝而藏之必俟夫能知者而後出焉殆非君之所以汲汲之意也夫德不孤必有鄰紛紛之論或於是焉定容可以厚誣當世也耶

重較四書集註序

太倉金氏續較刻四書集註而王太常敬美先生序之大抵言近世無復小學故多不得其句讀音義而嘉績之獨勤於是書也自歲壬午距今三十年所板刻漫漶

而讀者或續訂其訛舛復得數條於是邑人周纉虞輒改定而重刻之來以序請予於宋之説經者得二人焉或盡廢專門之學創為獨斷而當時遂用以取士者王介甫之新學也或頗本師承之緒自許折衷而至今行之不廢者朱元晦之集注也葢介甫以得君顯當時之不與者衆故驟行而旋廢元晦以講學名其徒之推崇者力故派遠而彌彰亦勢之所趨也閒嘗讀王洪範傳竊以為非苟然者思一見其全書而不可得而勝國儒

者若吳幼清金吉甫皆號為精詣其說時與朱相出入葢有助焉而世亦莫之講也昔者聞通儒之論以謂聖人之經宜存衆多異同之說以待讀者之自得且漢人去古尚近學有承受其說決不可盡廢當國初儒學之臣不能將順明主之德意而狃於所聞一切抹摋此與介甫之新學何異今之舉子業自當以朱傳為宗若好古博雅之士似宜斟酌古今之間不容守其固陋而已世有讐較漢唐之遺文如金氏周氏之於是書者予雖

老矣猶願執筆而陪其後

歸太僕應試論策集序

昔人之論謂晁董公孫皆有科舉之累然則應試之文其皆不足以語於古歟予以為苟得古人之意雖降而應試不害為古不然即規摹秦漢要為世俗之文耳文章自漢東京漸以衰弱迨於唐宋作者再振起之其才氣之秀傑與所自得於古豈減賈馬二劉揚班之儔哉而或者乃謂古文之法亡於韓不知彼所謂古者何等

也蘇氏之譏陋於文而劣於識目以兒童信非過矣崐山歸熙甫先生少而邃於經術於注疏無所不讀厭薄時之文力追大雅尤好左氏太史公書平生丹鉛其旁提要鉤玄不啻數本雖繁簡少異要於先求指歸次及菁藻而唐宋六氏之作則皆所沈浸而取裁也閒語其門人吾久不讀歐蘇文輒自謂庶幾及取讀之不覺瞠乎後矣然至其得意於曾王亦不多讓焉又言吾為舉子業信筆縱橫而世多以為奇至為古文辭必謹於程

度不敢少自弛顧其深知我者舉世僅數公而已先生嘗為人序其文中有安庸之譏或曰安誠有之未必庸也先生曰子未之思耳唯庸故安唯安益庸聞者莫不心厭焉當是時吳之以高文稱者曰王司寇元美其始不無異同及歸自留都從其家求畫像摹為小幅系以傳贊屬予書之葢曰千載有公繼韓歐陽予豈異趨久而始傷而司寇季子時為予言公之歸也嘗讀蘇應詔諸篇顧語之曰此乃可謂策耳吾晉楚録文豈能及哉

子以是歎服司冦晚年識益髙而心益下葢如此而世之君子或未必知之也先生之從季弟有逹非聞甫薈粹其應試論策若干首刻而傳之而其孫昌世文休甫謂余居常服膺先生之文於今時特為真正又所聞於其門人者頗詳因屬為之序夫先生之所自得於古而子之獲聞緒言畧窺見其槩者葢古文辭非科舉之文也顧其時出緒餘以應有司之試者要自超然亦不同於流俗人之作矣又執傳士凱張茂仁兩先生嘗見語

曰吾師之論泰伯至德聖人之心無窮場屋之文未有其比若其縱談理學出入於南宋諸儒會通其說而發之以汪洋超忽殆得之莊子他人莫能企而及也又曰先生少嘗就試論衣安任隗自言學未成史書未淹貫不能破的而世已爭傳誦之況其得之審諦者乎又況其他文之高雅者乎竊念予即有論說不足以盡先生而私喜其姓名得附見于玆集則姑述夙昔所聞以復於文休庶幾以俟後之君子當有讀是集而悠然會心

識其與時之人異者若其終以襞積故實琱繪語句為工則斯文雖勿刻可也

石巖先生譫語序

老子曰道之出口譫乎其無味夫無味也而猶言之所謂强而名之曰道也吾夫子不云乎予欲無言又曰吾無行而不與而釋氏之書亦稱默然無言是真實不二法門然則詞彌繁意彌廣其皆道之所不存歟雖然以言語文字求之即單詞片語要為賸耳若夫領之於心

措之於躬由博而之乎約雖洋洋纚纚安在其不為滑乎論語記孔子之荅問可謂要言不煩矣顧其詳乃在於刪述六經而要歸於平實所以為儒者宗也君子由之上而達於道小人由之下而達於踶跂之所不可知不可言者道也以俟能者從焉固不容誣也此夫子無言之指也老氏之玄蓋為尹喜著書所言皆道德之意進乎踶跂矣不然彼獨非孔子所從問禮者耶若釋氏之洸洋宏肆崇虛者溺之孰有者非之而儒之能通其說

者至謂與易論語合然則離之而三可也合之而一可也其為六經耶五千言耶十二部耶靡不味其腴而未始不合於澹以不言言之以無味味之門戶不分諍論不立而道乃玄同矣石巖先生之為是編也由孔氏而之於二氏蓋舉世之能為言者皆咀嚼而飫其膏矣然後疏其所自得以託於大方名之曰澹語而屬為序之予以謂調五味而侑五齊斯亦味之美已而必曰大羹玄酒云者為其未離乎味也口用是爽醇用是醨矣則

莫若澹然一泯之於無酸醎甘苦曾莫得而名之而猶

譊譊焉號易牙以羞於人者吾知先生之所必不許也

北海集後序 代

自昔以文章名世而傳於後者或終老無所遇即遇也

或連蹇不得志以殁其幸而進用舉世望之以為顯榮

雖其人亦自謂遭時而中所蓄積果獲自效於用者不

亦鮮哉豈立功與言固不可得兼歟夫古之君子修之

於身見之於行事發之為言語文章一而已矣其君知

之與之儕者能容之吾何敢負也於是焉不得已而功成君弗知也與之異而擠排之者衆也無所望於進而思有所垂於後於是乎不得已而言出豈有二哉自科舉之學興而士不必有其志言不必施於用其法屢變而屢窮薄詩賦而求之以明經以論策似也而士且日趨於苟簡以徼幸一日之遇其平居相與疲精竭思以為之者一遇於時而皆置之於無用即有過人之才非蚤獲自見又幸為詞學之臣者其無乃以政學乎雖遇

之早矣進而窺金匱石室之藏矣其用與舍未可期也若上方嚮用而用之未盡其才乃又以中道夭閼者攬其遺文豈不深可惜哉故禮部尚書北海馮公弱冠登朝及强而貳冢宰分别賢不肖以肅吏治以佐天子惠養元元又先後數考文章登用俊良備朝廷器使世咸以為能舉其職上方將用公於調燮而公不及待以歿矣當公在經筵欲借講說以規切時事上自戰國下逮東漢之季為通鑑直講一編反覆諄切其言簡而明讀

之凜然庶幾繹而改乎斯日月以冀矣時朔方强勁之師東西擾攘忠憤所發皆見於其書及身為大僚而礦稅之使侵官蠧民凡所以調護其間皆詞婉意深默有回天之力焉公之不獲盡其才用也豈非天哉使公得永年上之能盡公與否所不可知其不勝世道之憂而見於論列者又當何如也其昔薦於南省實出公門下今方為吏東吳得公遺集較而刻之獨惜公之早達受知人主寶深顧不獲盡見於行事而猶託於文字以傳

也若夫序公之詩若文者則有宗伯于公之言在

學古緒言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學古緒言卷二

明　婁堅　撰

序十五首

緱山先生集序

夫士志於當世其遇則名實加於上下一時言論風采垂之後世咸考信焉其不遇則屏居自晦已耳然中有未忘猶歎詠歌先王自見其意於言表者葢多有之若

夫遭時顯名矣而徒揚其芬未茹其實乃僅僅託於語言文字以有傳於後良足悲矣嗚呼此予於王君辰玉之遺文所為攬涕而敘之者也予之識君自其甫冠坦然以夷邈然以遠不可得而親疎者也既而與之習悉其内行淳備平居於物無所好而獨好觀古人之書終日矻矻丹鉛其傍而識之敏而加勤學日益而意愈下其為文章頃刻千言若江河決而日星明也少喜為詩出入古今之閒初若不拘拘而卒與之合要歸於刻露

駿發非苟然也年垂壯始舉於鄉又十餘年而以進士第二人擢官編修念文肅公之老也旋上疏乞終養奉親之暇將益究心當世之務曽未幾而病困頓數年竟以不起悲夫病革手疏告其子皆生人之大節於忠孝尤惓惓也且曰吾於古詩文能窺其藩未造其域也然詩似差勝他日發篋以屬執友其甚詮擇而斂之亦吾志之所存也蓋余昔嘗語君文不當以時代論也凡人之傑然者其識髙其自得者深雖卒然而吐其中所欲

言必有異於流俗斯以為可傳而已如陸宣公其文詞豈有異時之人哉而至今稱其奏議與賈生埒何歟以公之所言皆切於臣主濟時鑿然有所不可易耳故曰文章經世之大業也而區區焉以世之先後詞之難易論者一何陋歟君慨然歎曰今之世其誰復可告以斯言者乎故余敘君之文獨惜其志在當世而不及於施用其詞或鬱紆悲憤或慷慨激昂蓋直取以寄焉進未能矯中世士大夫之習而砭其膏肓退不獲抉古聖賢

人之與以為時耳目徒負其才抗其志而泯泯以歿使人咨嗟歎息而不能已固予所以序斯文之指也君詩文凡若干卷皆録其大畧而已曰緱山先生者君少時頗有游僊之志所嘗以自號也遜之葢不勝悼念以謂君之才與其志行之不苟既幸遭時而終無所效於世意今者或已游其神於大虚寥廓乎則猶有足慰者乎故以是名其集於乎其亦可悲也已

錢容綽寒玉齋詩序

昨歲予遊京口於友人陳仲醇舟中與密緯相識因得覽其文意深而緒密非敏且勤弗能也明日獲共若沖先生登眺從容夜深乃别雖玄心質行非造次可盡知其超然脫去世俗而游於埃壒之表也為賦長句四韻五言古三十韻以寄其慨慕焉自後密緯數過從未嘗不言詩出其詩數篇驟讀之如風雨過而晴日在軒庭閑霽人也予為言今之經義與詞賦迥然分途即才能兼之有得於此必有妨於彼吾見其兩乖矣未見其並

詣也頗疑經義屢變而彌淺是可贋售也非若詞賦似靡而源遠不可襲取也盍先為可售而徐及於深造庶幾終有合乎蓋子嘗折臂於斯矣密緯不以余言為迂而低回首肯者久之别一年所聞其復不售於有司方為悵然而寒玉齋一編至矣夫遇不遇固非人之所得為也然彼是各一途而吾欲迫而强合之亦非力之所能及也以密緯之勤敏而求合有司之尺度又三年希有不中程矣則吾願與子終言詩必也博綜以濬其源

深思以極其趣毋眩於俗以需中之自得毋急於名以倿衆之自歸持論則毋狃於時代而但諦觀其所就取裁則毋矜於華靡而務力追其所從苟能是即漢魏晉唐之遺音將亦時見於宋之作者而喋喋焉沿襲口耳以輕肆詆訾者或實未有窺也竊緯以為然耶不耶吾觀昔賢之論譬文章於懸衡令子之詩固已使予服膺而俯他日功益專增益重吾首之至地夫何疑顧如余駑鈍既拙於爭時又恧於虚名終身窮初不自悔終身

學老而無成又以是薦之容緯何也

易經程墨文選序

六經皆聖人之書易為最幽深矣揚子雲作太玄以擬之儒者譏焉然要為能知易者自漢儒之易不傳而王韓之說獨行於世逮宋程朱二氏出而學者又廢王韓不復講今之為文以應有司之求者名為推本朱氏而往往謬襲時師之曲說苟以邀一旦之遇而已然則眘粹而録之又屬為序之其亦可以已乎曰是一代之制

而士所由以進也其言不必為傳翼也言不必翼傳而上以此取士故讀仲鳴之所詮次而其人可知也自成化弘治而迄於今文辭之在録者可以觀世焉昔之朴直者未必是而今之藻繢者未必非也有司者第甲乙而登進之四方之學者爭操觚而擬之又務為新特以勝之亦其宜矣然自朴而之藻勢之所必趨也藻極而反於樸猶挽江河而之西也今又當變矣將變而何之乎此實世道之憂已唐詩之温許皮陸宋文之吕楊陳

廖其言語非不工也當時以爲儀的焉自今而讀之今昔之變將孰置是非於其間乎曰是存乎辭而不在乎傳之合與否也夫昔人之才豈反不逮今而今人之才豈皆能出乎古然而必務勝乎其前是果能有勝乎昔者唯斤斤焉有所守而不敢肆故寧不盡其才今且過求於力之所不及矣其詞彌誕其陋彌彰耳彼以爲非是不足以爭時也士以是日趨於譸張譎詭而敦樸近於遲鈍平淡近於枯寂反擯而莫之收此孔子所謂不

知言無以知人也豈不亦可惜哉往時歸熙甫先生銳意經學工力甚苦至為應試之文伸紙疾書初未嘗經意也然今之言經義者必推歸卒未有能逮也豈非積之厚者不求異而人自異之耶若夫易吾不能知也向嘗讀歐陽永叔童子問而是之既又得蘇子瞻易解蓋其說始於明允彼所自謂有易以來未之有也志乎易者其無廢王韓而以歐蘇之說參考之可焉吾與仲鳴游最習相與論文頗數數姑以是塞其請不知仲鳴以

為然乎否也

吳江沈祖均選刻鉤玄錄序

鉤玄錄者沈子下帷修業之所輯也或曰玄之為言幽深微渺之名也而以稱斯編何歟夫性與天道孔氏之及門者猶不得聞今之文直義疏之餘耳而烏在其玄乎若果玄也則無乃離其本歟昔人作玄以擬易舉世僅一二人知之今之業文者欲求知於人人而乃託於人所不能知之玄又得無與希世之術謬歟予應之曰

沈子之所為輯也時之人以為玄則從而玄之巳耳夫臭腐神奇之迭變至於斯藝而極今時則又甚焉凡與於編者其人皆已售於當世既有司以為工而天下之人亦翕然趨之不必深於撰述之旨也而其言皆有枝葉靡靡焉以為悅於目而快於心也則宜謂之玄矣葢昔有編詩而以極玄又玄名其或與之類歟是又不然昔之玄合一代之作者而鈎之也今之玄就一時之能者而鈎之也假令後先錯列則震澤毘陵二先生幾同

揚子之覆瓿矣雖然前人之作歷百年而未有能繼之者今雖五尺童子試一操觚而衆且詑為奇焉則今昔之異當孰處玄乎夫玄不玄非吾所能知也飲食不可無鹽梅而味嘗在鹹酸之外若此者玄耶不耶與是編者有合焉不耶易牙之調世或不嗜焉時之所為也沈子以為世之君子非其才不足以與於斯文而譾譾拘拘以是古非今為者要為無意於當世故其所詮擇云爾必欲就斯編而詰其所以為玄者微獨吾與沈子不

能言雖其人亦不能自知之也夫如是則吾將以其不可知而名之曰玄矣

二王公車義序

予嘗謂文之工拙如百物在市肆咸有定價雖復低昂以獲售要於其常終不得而易也世乃欲以愛憎之蔽而混美惡之常不已過乎雖然工與拙則必有分矣而特不可論於進取夫士不必短於才也雖得號為工文辭者未能無屢也主司不必劣於識也雖得號為有鑒

裁者未能無爽也士或稱心以言有合有離上之人操程度而求之其得者十五六焉畧玄黃而取之其得者十二三焉是猶有一二人者在必不得之數也如使得失眩其中而卒迫困其外於累黍未必合而天機未必動也庸可徒冀人以格外之賞哉雖然其在於今則又有異焉上唯恐才士之失也見似才者而輒收之寧過而離毋不及而合也甚且以不及之實而飾為過之形者亦往往誤見錄焉士儌幸於詭遇則妄意以投主司

之好上之人以憐才受欺而下之人以茍得長偽世亦皆知病之而其流幾於不可返矣若兩王生伯栩閎仲抑可謂不惑於流俗者也自乙未北還出篋中文示予予讀而歎曰夫二君者則誠工於文矣盖伯栩之長在橫溢而閎仲之長在組織其程度其天機世無工倕亦知其不失尺寸也世無伯樂亦知其超逸絶塵也而不能必之於有司則豈非文之工拙誠不可以論進取乎哉然而二君之文固在也雖不能盡知其奇者亦不謂

我好之而昂其直也韓退之有言吾文自謂大好人必大笑之夫如是雖或有疵二君文者容何傷乎夫以千金享敝帚者非也見世有寶燕石者而遽疑璞玉之難售亦非待價而沽之道也余久困場屋念當遂棄去而二君以平日之雅顧令敘所為文夫子言之不足重二君審矣抑老子曰知常曰明吾試言其常以俟世之能知二君者焉

張伯隅稿序

子嘗論制舉之文意不必創而依於傳注法不必古而束於排偶然而能者亦往往微見其胷中之奇讀之知為傑然者也非好學深思需之以歲月而中有所自得則莫能為之若夫勝人而取於人斯有不得而必者矣自學術日衰世多以貪常嗜瑣得之遂謂文固宜然烏用好古而不適於時為哉而炫奇之士則又託玄虛以為高爭鉤棘以為工羣聚而姍笑曰文何必雅馴而坐令自困若此夫濬發巧心受嗤拙目從古已然而乃以

區區之得失定其工拙亦過甚矣予友人張伯隅聞而是之相與礪鏃括羽之日久其文之豐蔚如其先司馬公而潛思詣極蓋進而未已也既連擯於有司而氣益銳功益專今伯隅既得之矣吾請以伯隅之所以自得質之伯隅往時有司之考文章也唯程度之拘故文之闒茸而委苶者得倖進焉伯隅雖學為溫潤綿密而竟不能得也於是益務去其圭角以求合於時幾不能自持者比就試而掉鞅無前若鷙鳥之擊不極其力不止

而會典試者兾得偉異之才棄瑕求瑜苟駭於目無不收者以伯隅之宕而能法瞻而能潔宜不後人而一時同舉於鄉先之者且若干人豈其文盡出伯隅右哉則是既能得之而猶有不可必也其不當較量於得失之間審矣伯隅將盡出其槖中之文以觀於人人而予為之序葢喜伯隅之遭而并以解於世俗之相笑者也

二陸讀禮草序

友人陸孟祥仲鳴兄弟居憂之明年既小祥矣痛念泰

初先生白首場屋不遇以歿相與茹哀續學其文日益工同社之友遂合其小試諸篇錄而授之梓孟祥文若渥洼名駒不可控制而乃能抑受銜勒仲鳴文若芙蕖出水特為鮮妍而時雜宋人楮葉文若是其遇於時必矣顧吾不獨喜其文辭而已夫二君者之為之也異乎不忍讀父之書歟乃所謂如有聞其音聲者歟予猶憶侍先生酒酣慷慨敘說生平及論為文利病皆鑿然可據暮年壯心隱隱見眉睫間也辛卯之秋攜二子試留

都聞人傳一題不移晷即袖其文以示迨三塲皆晝夜而出予私憐其意以為士之志於當世者豈好自苦哉其中心有所感激誠不能自已耳既感擯於有司間一過從則先生病欲殆矣嗟夫使二君者而徇禮之末不早自奮以畢先生之志世之訾議必有歸矣今以其哀悲慘戚之懐一寓之於文以求合於時故能若是工也雖然二君固為予言之矣曰吾兄弟之嘔心而為此非徒以夸世而競名也懼吾今之末必然而功力之或未

至冀夫愛我者之最我而以慰吾之心也子可無為我一言乎因述其意以為讀禮草敘

三侯日課小引

侯氏三少如兒駒騄凮聯翩並騖予昔有詩贈之時則長者舞象少纔九齡耳又二歲丙午而同日補博士弟子員閭里歎羨比於河東之薛且謂璩瑒機雲猶讓一焉今將彙其所課求四方是正而謬以士安見推請為之序夫將為名乎吾少非濫竽晚復罷瑟衆所同去也

而何名可借將以為實乎浮洲渚者不以艨艟穿林麓者不以列駟又實之所不在矣雖然今之談經義者吾亦能言之指趣為宗標格為異菁藻為華不越此三矣夫聖賢之微奥經百家而傳注莫能窮也經生之帖括牽三年而面目為一變也茍徒以拾唾為解悟學步為矜奇不已愿乎然則何塗之從耶唯氣與辭咸謂殆庶盛氣而前則當之者辟易不必其儒雅也擇言而吐則聞之者解頤不必其諦當也此於工拙利鈍宜有合矣

而或又相左何歟吾嘗試揣之必也似之而非乎其非也所以出之而易為工其似也所以投之而易為入斯言也其必為達人所姍笑抑有命焉不可得而力爭也而豈為三俊少顧之乎聊以寓衰世之感而已頃者尋繹孟氏知言合之於世道人心而豁然以悟悚然以懼然後知吾向之未始讀孟子也何時當相與劇談此義而姑以此塞今日之請戊申冬杪通家老友某敘

嘉定縣均役冊序代

嘉定於吳為瀕海下邑沙浮而川涸常仰食於四方之稷種宜木棉然而夏秋之交或熇以枯或潦而腐加以颶風乘潮所摧折飄蕩畝無留莖而鄰壤之秔稌自如也蓋其始受事而蒞於邑之人者如此及按籍而稽之田之在戶者凡一百三十萬畝而贏其役於官者歲以二十五萬畝而足士大夫之不往役者民之役而得代者貧不任役者常有八十萬畝之餘而海壖之潟鹵蘆葦之所藂生不與焉蓋自漕折以來迄於今其歲額類

如此去歲庚戌御史中丞徐公其以巡撫涖治三吳圖政之鉅餽運為先裕國之儲賦歛為亟江以南賦最重而吳又江南之尤也向者患占田不實役使不均民之瘼矣害且貽之國家甚非所以恤下而忠上也具疏言之於朝請依會典限田之制而酌議免役焉品官而下以次為之等差靡不有加然後率所贏田而役其丁壯與庶民均已得旨下所部州縣畫發花詭宿蠹與之更始獨嘉定令缺前後來署事者數更易桀黠反緣為奸

利公又燭厥隱蔽行縣覆簡覈而其適受朝命來為公屬吏於是勾稽剔抉復得花分詭寄之田十七萬五千餘畝各歸之於戸而定其重輕之役凡五年以請於公而行之民間計役之田視昔加十萬焉始之譁者終而悅服籍成刋而布之其宜敘公之德意以垂於久遠有來諗曰漕不折役不以排年吾民不死而徙耳今者賴天子之恩得安於田畝役之不均殆未若鄰境之亟乎應之曰爾之鄰譬病甚而以藥石起之效在邇邑之人

譬病起而以梁肉養之利在遠而必欲湔洗腸胃漱滌五臟以見功乎吾恐秦越人之不數遇也則又曰是固然矣夫籍田而役之役各視所當其劇易已分且歲更故均之易計畝而賦之賦不能無逋其急緩或偏且日棼故均之難往者獲奉上俞旨飭漕之諸貴派徵視鄰邑懸矣已又均派而別以其剩抵他所徵則已淆又或徵且輸矣而不入於司農後又責之民或用軍興加編事已而次第減免矣猶復徵之復輸之則非法或量田

之朘瘠而為之則矣而受賕骫法者高下在心長吏不能詰也毒良惠頑且滋擾凡若此者皆在事者之所宜先也亟圖之則政之平如役矣其於是憯然未有以應也竊以謂朝廷設官理人自州縣之長已得比於古諸侯上至中丞而綦貴矣實古連率之任也任重則德施普而所圖於民者大若概之於平也必自斛焉斗升可勿問矣位卑則痌瘝切而所圖於民者詳若鏗之在蕆也一而數之即萬億自此覩矣公今既先其大者其也

敢不黽勉於其詳以庶幾從公之後且一塞言者之意乎

選刻邑學諸生經義序 代

予始至嘉定士或謁予而譚治河其指畫舊坊與今日疏導之宜如親至其地者且曰夫學猶是也不循其源不足以合於道不通其塞不足以適於時予聞而心異之有過從者與語移時叩其中所欲言往往令人解頤古所稱南方之學得其精華信矣已問知其舉於鄉者

率不能過十人私怪士之售者少也及試禮部則此十人之中其得薦者又不後於郡之人焉豈其技誠然耶抑有幸不幸耶有儒一生詣余而請曰先生亦知工與拙存乎人得與失懸乎天此不同途而趨也能必其果相值歟世以其不相值也而歔嘲吾以其適相值也而自解皆惑矣以為得之者工耶其所以得者文具在也或羣一世而詆訾焉以為不得者拙耶是固然矣假令以其言而筆之得之者之牘或亦過而賞焉且此一文

也一人焉以為工又一人焉以為拙必是與非分焉夫安知考文章者之必出於是歟吾以謂言語之工未必適用之具也要以匪是則末由詮擇焉耳夫如是雖有幸而得不幸以失者猶未為害也士亦務吾學而已夫苟學其用於世者而不務修其詞以求其合是亦吾罪也辭之修矣其得與失不與吾事焉先生以為然乎否耶予曰子言頗有道者疇昔之言治河殆子之徒歟故予從將先生次第諸生之文姑就予所見而以質於人

人不敢言利鈍也有棄其本而以爭時為得計吾恐狂瀾之潰隄防汨陵谷以至於禍天下也因識其說以附於末簡若夫邑人士之學問淵源與師師者之造就則有二先生之言在

選刻邑學諸生經義後序代

今天下文學之士江以南為最若東吳又江南之尤也予生長於粵雖刻苦自力常恨不得游於四方以開發其意歲乙未始獲以貲至京師浮江涉淮過齊魯之郊

經塗萬里耳目所聞見日新往往聞人稱說江東山川土風之美與其賢士大夫之清華妙麗輒思一遊焉弔延陵季子之遺而訪問六朝遺蹟且觀古今人相去遠不遠也已謁選得蘇之嘉定學訓導以行竊念予之朴鄙而為吳士人師中不能無慙然夙昔所懷一朝慰之實所自幸而快意者也比至未幾奉督學陳公檄率其儁二十人試於合肥與俱往返極登臨觴詠之適中殊洒然還而諸生以次來謁雍雍愉愉進止皆可觀已從

會稽趙先生後得覽觀其文辭雖所詣不同要非生於
文盛之邦不克至是也而是時慈谿王公為邑之日久
矣務為作興長育以成人士之才不概以齊民之役折
困之以故士得殫其力於藝文而趙先生素得號為能
文章胡先生又自泗州來佐之故以予之不敏而獲樂
觀其成焉兹録也自去年夏以迄於今諸生之文之工
者人各採擇以見其大凡或學成而方圓合度如大匠
巧運規矩之中或才美而縱逸不羈如駿馬方騁康莊

之足蓋予向之想慕其地而欲一至焉者得從容與其人遊而又得徧觀其文且以暇為之品第焉此固予所深媿而且自以為慰者也夫吳子游之鄉也其文學淵源必卓然有異而粵之文章自唐元和柳柳州始有師法其相去固已遠矣柳之言曰文以明道非苟為炳炳琅琅而已吾鄉學者至於今尊之不廢而予之得聞於長老者如是儻其指亦無以異乎如曰古今人不相及而務為俗學焉唯繡其鞶帨是務則非予所望於文士

之尤者也

武先生挍士録序 代

自士以剽竊為文索意愈深而實離屬辭愈妍而實陋主司亦能知之而誤揣以為才也反亟收之其人之得者因不復自知而世且安推之謂是嘗勝於人而取於人矣且相與倣效以為之及他日在事則又掾是以為衡嗟夫此昔人之所以歎譌種相承也非一朝一夕之故矣邑故多老師宿儒凡讀書論文多得之歸太僕先

生歸既晚達其才不能逮而效之者益更淵疎坐是或終困世之能捷得者遂用相詆訾謂得失果在我不聞詭遇可以獲禽乎於是邑之少俊咸思改轍而從焉去年冬華亭王先生既北上試於禮部而溧水武先生獨留課諸生於二三月間得文若干首選而刻之謂是可與世之巧捷者並驅而爭先矣乃不以屢蹶而棄之猥屬為之序其也質魯而意遠好古而不宜於今其何足以知之辭不敢當先生笑曰子之王未嘗獻而足固未

嘗刖也姑試之庸何傷竊以謂唯耕而𫉬獵而饗者乃可以論於稼穡之利搏擊之能耳終不敢開口而論以重爲世俗之所譁獨諸君子之塗轍更矣其必將騁驥足於康莊無疑也若夫區區之所守譬之資章甫而適越雖不悔亦不敢以進也

三先生選刻經義序　代

予爲嘉定之三年而蔣先生來自嶺右未期月胡先生自淮南渡江先後至爲諸生師其明年六月會稽趙先

生應聘為考官山西巳中進士乙榜擢知桂陽州以去當是時二先生實左提右挈敷進諸生試之拔其文之尤捐俸入刻焉以致其奬借之意而率諸生來問序於予予以謂士之用世其討論古今而擘畫當世之務見諸行事而間發為文章以潤飾太平獨經義幾於無用然而非精研傳注之學以求合於聖賢之旨則其文多不能工而施於用者亦往往鹵莽而不得其當故經義於取士為先且重然其體率數年而小變變而之盛則

朴鄙者以華然拘牽者以超然而萎苶者以傑然其變而衰則求為麗適得靡焉求為奇適得誕焉求為健適得礦焉迭相勝而互相非其大凡也至於雕鏤之極模以漸喪蒸繢之過質以無餘又其騖於得者鈍情帖括而謂博宗者迂專事剽剥而謂獨叔者愚漸染成風識者有隱憂焉嘉定僻在吳東偏俗號簡質其人多負氣有志節而出仕於時皆能有所自樹若没没焉以媿其鄉之人者未有聞焉蓋自王文恪公時已稱其長材秀

民有出於他郡邑之上者而舉業之文則金式之先生其尤也雅自負與文恪爭鳴迨遝於禮部名即相亞今又百二十餘年矣風氣日益以開而學問獨有淵源不隨俗汨没以故變而末即於衰雖然吾懼夫燄然者之未幾而靡也趍然者之未幾而誕以礦也夫士患不能何患莫知茍能矣而或不見知是有命焉不可得而强也士茍為炫飾之文以競時而爭名世俗必以為然其他日者之用於世能無茍且而冒没者希矣今諸生之

文具在也其所致力於學而求為可知者必能自信其何如也有二先生以策勵之又從而揚其名聲於時勉之哉毋苟為變而不虞其哀毋急於名而遂遺其實其所成就決不止於進士高第也審矣夫豈獨二先生之志抑亦吏於茲土者之光也

錢士孫射評序

友人錢士孫既撰次射評寄示予且屬為之序予不能知射也而烏能言之顧往時見士孫與其友孫履正履

和兄弟數聚而較射未嘗不往觀焉射畢弢弓櫜矢相與追論其所以曰如此而得如此而失三人者亦未嘗不相視而笑也予又從問之則曰吾豈能為不知者言耶即言之君亦欣然而賞之其不可得而言者君終不能盡之也予退而思其言歎曰事固有習之而不能知者乃欲以不習知耶今夫貴人之家耳非不厭八音口非不厭五味也至問其所以宫商相宣酸醎相和者彼有惘然而已況於窶夫望屠門而大嚼聞管弦而竊歎

者顧可以語此哉天下聰明絶異之資往往用之於言語文章雖世所號為能者童而習之逮老而好之尚不足以窺作者之用心況下此者予然予不辭為士孫序之者自以少即好學書每覯古人之論輒三復而思之聞有古人之遺蹟輒往求觀之若饑渴然予之不能書葢天限之也若心固能通其理矣士孫之射固已得之於心應之於手豈獨天性實由積習而然宜其能言之也古之言射者如所云貫蝨之心去楊葉百步而百中

正如書家之言徑寸千字皆極論其妙非必盡然也唯中石没鏃不數十步内不輕發此則誠然耳士孫以為然乎否耶夫士孫既以才勇用於當世摧折方張之敵立功絕域之外矣一不為世俗所容年未及衰去士伍而侶田夫方將灌畦種樹求為尋常無聞之人以自老特以其所自得於射者與世之所習聞者異不得已而筆之於書竊意知者見之當如孫氏兄弟之莫逆於心即不能知如予者亦必不至於疑怪其言也昔士孫未

第時與二孫就試郡城於時四郡之士咸集而見其射者無不嘖嘖歎息以為能士孫既免歸而履正夭死履和今尚未為時用豈士之遇合果不在於能也歟近聞士孫好種植又往往能言人之所不能言豈其天性敏妙如易牙之於味師曠之於聲故其知之為獨易也歟士孫或又出一編將復為序之若予者殆所謂徒好言之實不能知之者也

贈王先生試禮部序

華亭王先生來教嘉定三年矣歲十月當偕計上南宮與諸生别酒半有執爵而言者曰唯先生績學纘言著美名而負屈稱以淹於玆土唯吾黨從先生游由所聞知自勤勵無怠然至有司考文章凡先生之所知售者十而一豈果不合於時之程度歟夫為有司者懼士之以奇衺進也寧失才務謹守其師說是則然矣竊以為士患不學不患其好為異也誠學矣即有所異同要不詭於聖賢人之指則何以拘拘譾譾為主司患不知也

不必張一目以為羅也苟唯拘拘焉譾譾焉不務得士而若出於繩士以求自爲解此亦非知言者之所出也盖士嘗進而妄號爲奇矣或誤以爲才而收焉已而漸厭薄之士又將退而妄託於平若又誤而收焉是士終謬爲形以應而主司直虛爲名以自解也等謬與虛耳豈可謂能得哉先生行矣將卒守其學唯在我者之信焉不虞失時乎將亦少貶而詭爲之形歟夫非獨奇者詭也雖平亦詭也是猶鄉愿之託於中庸詭遇而獲學

道者不以為恧乎先生愯然曰吾平日相與語者謂何其棄之也懲於往而不必諮於今告於人而不必持於已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且吾不幸不蚤遇於時猶幸與二三子優游以從事於斯文也夫亦中有樂焉非獨以人之見收為已榮也且向之妄為奇者寧能盡有合乎吾終不敢以欺有司矣或有笑而應者曰先生慎之哉今之文章以襞積故實為有學以琱繢語句為精新此昔人之所嗤也世更相與慕效之而尚莫克以為況於

守吾之學而又安所之耶則又有整冠捉衿而前者曰請觴之夫上之人謂士無實學易下之人謂上無知言難且子之言以為世卒無有能知者激也先生之言以為自信其是而姑有待焉正也先生今將遇矣謂世果無良有司能知言者焉吾不敢誣也於是先生起執爵而釂之曰敬受賜衆咸謂其宜敘次其言以竊比於古人之贈處遂不辭而書之

學古緒言卷二